

T 154/11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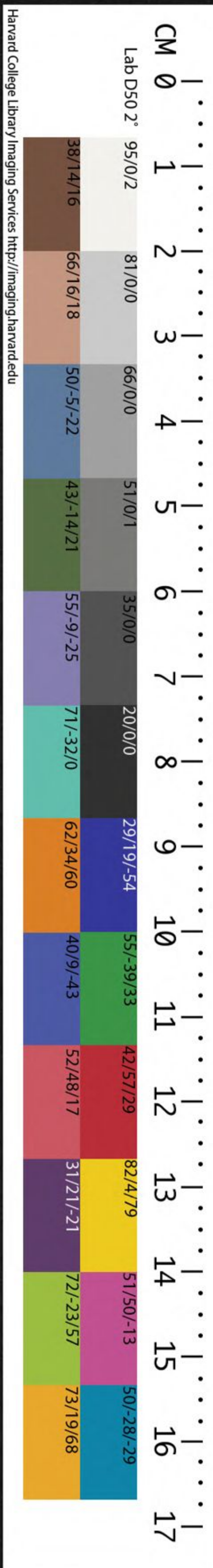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文章練要

三

有  
974





王或菴先生評訂  
如有翻刻  
千里必究

# 莊子

居業堂藏板

莊子評叙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余嘗讀莊子恍惚萬變而不可端倪既求古今人之解者  
讀之率解其字句或一節一段之義尚能言之而合之通  
篇則不貫也蓋先秦之文無不用意於空茫用筆於紛離  
襍亂而蒙莊紛離者亦空茫襍亂者亦空茫夫空茫已不  
可窮紛離襍亂已不可辨而百出不窮者之所謂紛離襍  
亂也而讀者一視之為空茫則所謂空茫者更何從着意  
乎於戲空茫者非所謂九萬里而上乎紛離襍亂者非所  
謂野馬塵埃之以息相吹而瞬息變化不可窮乎能言其



九萬里而上之所謂真宰所謂天倪與其下之或為塵埃  
或為野馬也非亦置身于九萬里而上也而能之乎後之  
學者其視野馬塵埃已如雲霄天漢之不可逼視而況置  
其身于九萬里而上乎蒙莊雲霄之上之人也而為雲霄  
之言人而非雲霄也則見不離乎槍榆枋而已矣故解者  
鮮也北平王或菴先生有所評文章練要余向得其左傳  
評讀之凡左氏之百千其狀與顛倒紛紜錯亂其旨者無  
不洞達窅冥辨其陰陽正變指其精微窮其突奧而數千  
年無人能解其意者先生直揭其旨以示人而以一意始

終變化言之粲然秩然無毫髮之隱文章練要有六宗莊  
子其一也余既讀左傳評更求所評莊子讀之而顧未之  
見今年先生令嗣來淮始得讀其評本其辨其陰陽正變  
與左傳無二也而先生其亦置身雲霄者乎余讀之數月  
不能釋因謀付之梓以公諸天下後世之有同心者後學  
程城序



莊子評凡例

一先君子曰六宗之文各立門戶各闢乾坤其氣象規模  
 迥然各異而本之陰陽不測之神其不可思繹則一也  
 然至難讀之文又無過于莊子莊子至難讀之文又無  
 過于齊物論學者能將齊物論透徹融貫于中而心解  
 其妙更有何難讀之文乎評中推齊物論標畫略繁其  
 他皆如左傳

一說莊只有內篇其解逍遙遊齊物論已得八九先君子  
 向所服膺故二篇全以說莊為主其後唯養生主無有



所得故不錄通義義海解亦明豁并襍採其說解句義以郭註為主叅之音義若他家之說知者亦間引入其不知與無書可考者則不能載非盡以其解說為不當也先君子曰文章天下後世之公也但期明暢古人之旨以與天下後世共之而已則說之出于己與出于人一也今人往往以意見論古人之文概以人之說為不善則豈有當乎

一莊子尊道德毀堯舜黜仁義自老莊之學茲但論文論其說之是非亦與左傳有不合經義者俱不論但論其

文同又莊子所引人名與所引古今人之事與言大半設為之詞茲論文亦不論其人與事之有無亦與左傳不論其事之善否同

一外篇襍篇皆發內篇餘蘊固矣然惟駢拇馬蹄胠篋三篇短文一變為矯橫峻嶒之筆使讀者驚心駭目而章法却只一意旋轉無難尋覓與內篇不同自在宥而後并襍篇所選雖立義皆不出內篇範圍而章法筆法則又非駢拇三篇之比讀者不可不辨又田子方以後諸篇其立義雖不及內篇精深渾妙而所以啟迪後學者



却反覺醇正蓋內篇乃莊子特立一家之言故獨闢一  
規模以自異至後則言歸于宗故反覺醇正也又況寓  
言自叙立言之意其推尊孔子為何如讀者又烏可以  
辭害意乎若益耳語者既支離文亦淺陋斷非莊子  
所為讀者又不可不辨也至于選文與評語鈎畫之例  
已詳左傳茲不贅

男兆符謹識

文章練要莊子評目錄

卷之十五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十六

內篇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十七

文章練要 卷之十五 內篇



內篇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十八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秋水

卷之十九

外篇

達生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二十

雜篇

徐無鬼

則陽

寓言



卷之二十  
歐陽修  
蘇軾  
黃庭堅  
朱熹  
王陽明

田子文

跋

先君子文章練要其窮索探討之功既數十年然惟左  
傳成書其餘皆未遑落之紙筆歲庚寅始將孟子莊子  
抄閱期自此數年而六宗百家彬彬乎其燦著矣而錄  
莊子外篇未畢遽焉溘逝於戲先君子之不幸歟抑文  
章練要之不幸也昔刊左傳程子風漪叙之曰昔伊川  
叙易傳門人以為泄天機今先生不惜舉宇宙之奧以  
示人其等將與同志盡刊六宗百家之全使斯道煥然  
光昭于今古造物其忌焉否乎吾又不知斯世之幸不



幸何如矣於戲斯世之幸不幸果何如乎孫子于涵好學能文士也讀莊子評有深契焉謀以付梓汪子師退于涵師也讀之亦歎為自有莊子以來始得見真面目又勸余補先人所未遑為余荒陋曷足以繼先人之志乎雖然亦不敢墜先人之緒也故又并外篇襟篇補評六篇于後合為六卷以質之汪子於戲使天得假余數年不飢驅奔走于道途而文章練要之業尚其庶乎雖然天地陰陽之奧也余曷能窮乎亦不忍於先人之歿而不敢不勉焉爾丙申長夏男兆符謹跋于金壇僑舍

著書而底于成成而傳世行遠豈亦有數焉存乎其間耶 觀文章練要而嘆其難也天既生 或菴公曠世逸才別出手眼批評六宗百家應假之天年竟其盛業乃評莊子未終遽溘然長逝繼之以子而續評二卷書始成然猶未遑問世又繼之以孫乃能付之梨棗向使子不續評則此書廢續評而不復鏤板則此書又廢是即莊子一書更三人之手合三世之力而後流布人間其難猶若是又况六宗百家並舉而傳之也 嘗讀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著書之士多所著書極博而



磨滅散亡千百僅存一二豈皆一身不能終其事而繼  
志無人歟抑書成而不能鏤板以流傳歟則練要全書  
安保其不至此然而公孫匡性素孝務欲發祖父幽光  
將持其未刻諸書并付剞劂而又能好學深思抗懷希  
古凡祖父所未評者或為之續評未可知則亦事在人  
為不必委之數矣夫人樂有賢子孫不其然乎

謹跋

文有不朽者三曰經曰子曰史夫六經為明道之書固  
學者之根抵而非含咀於諸子百家則無以極汪洋恣

肆之觀而疏瀹其性靈滌蕩其肺腑顧諸子為書莫不  
文成數萬凌古鑠今如荀之深揚之幽列之奇管韓之  
峭刻鼎峙分流尤為魁然者而廣大精微飄忽駘蕩可  
以包六合并八荒高出蒼天深入黃泉莫可端倪者則  
惟莊子有之 先王父天資穎悟積學淵深而性尤好  
古手不停披中年鄉薦後授徒四方窮年兀兀惟在搜  
羅載藉評註簡編既取六宗之首左氏百家之首公穀  
三傳細加發明名其集曰文章練要而梓以行世晚年  
既批孟子而後尤酷愛莊子詳為註釋俾理之似幻者



得以悟其真法之似縱者得以識其嚴旨之似遠者由是而遇諸當前句之似艱者由是而快如脫口真古人之知己後學之津梁也乃錄外篇未畢遽焉溘逝寥寥不成卷帙先君子既捷南宮慨然於親志之未成續選外篇雜篇補評六篇于後合為六卷大小旁批細心揣合如出一手方欲付諸剞劂而賁志以沒匡時在襁褓喁喁無知致祖父積世之勤湮沒巾笥十有餘載矣歲庚戌匡年十六從師指授經書因取家藏而悉讀之殊以所選莊子一書未刻為歉蓋文章必公諸天下左

氏公穀已風行海內家絃戶誦矣茲編一出當更有向慕而貴重之者不惟先世之志藉此獲伸而四方之士舉一反三讀古有得庶幾為臨文之一助云爾歲庚戌仲冬孫匡謹跋于金壇僑舍



文章練要卷之十五

大興王源評訂

男兆符 參閱

孫匡 全較

莊子 一內篇

逍遙遊 音義 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通義大 觀而不見世順天而不存我此逍遙之遊之

旨也。予謂莊意大方能 逍遙遊拘於小則不能矣

北冥有魚 音義 冥亦作溟 其名爲鯤鯢之大 揭出不知其 北冥北海也

只起筆數 行天矯百



變不可端  
倪樹義既  
奇蹊徑又  
絕真萬古  
奇文

文章總要 內篇 卷一五

幾千里也奇化而為鳥奇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里也奇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奇是鳥也奇上文方起

運則將徙於南冥奇南冥者天池也又頓齊諧者志怪者

也上文未了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奇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奇去以六月息者也註半歲至天

大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註此皆鵬之所憑

氣也上文方述齊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

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註今觀天之蒼上竟未知便

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視天則止而圖南矣

○野馬三語已匪夷所思接此數句更離奇不測○此一

節概言鵬之奇大非耳自之所及以開拓世人心胸 且夫

下文始詳言之而文之奇橫直如鬼神出沒無常矣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義音

坳於交焉了二反堂道也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

而舟大也又說喻以斷上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

無力始明點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義音

重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音義天折也闕於葛而後乃

今將圖南此一節方將前意承明來路始有踪跡蜩與鷺

鳩音義蜩蟬也音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音義槍時則

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音義控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從

上文未終  
忽又轉筆

文章總要 莊子 卷一五



落蜩鳩以至大轉至小適又斷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音義

一筆便下何其輕捷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設喻

色果然飽貌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以斷上

文變化之又續蟲又何知二語便住峭極○此小知不及大

知緊承知字出正意一篇之主在此小年不及大年此句蓋以况上却與

單疏此句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總是不測音義朝菌朝生暮死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悲乎此一節疏小年大年反湯之問棘也是已義海列

亦悲乎不及小知大知最奇湯之問棘也是已子作殷

復述前文 結上波瀾 萬狀

湯問夏革棘報相近而義窮髮之北音義無有冥海者

亦通○承上起下跳脫不羈毛之地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

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音義

風曲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

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按列子湯

夏革有鯤鵬之說故莊子引之以證前言而結大小之義

註不明而解者多支惟通義正海見以義莊子復述之意

始無此大小之辯也結明小知大知之義萬象千形飛騰

為一段搃明大小之義惟小知不及大知一語故夫知效

為正論餘皆喻言今結明之後始正言人事也

文音系 卷之五 莊子一



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小知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較矣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

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音義猶汲也。此言榮子之量。雖然猶

有未樹也。音義立也。猶未為大。夫列子御風而行。列子為大矣。冷然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

猶有所待者也。註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猶為未大。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氣之辯。音義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辯變也。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

待哉。方露逍遙遊之意。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必如此方

為大也此言已盡後之所謂許由及姑射神人者即此而已乃不肯繼列子悉述於前而留之以綴于後正見錯綜變化之妙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音義燭音爵炬

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

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况堯尸祝自况亦大小之別也

許由更大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通義謂路徑庭院也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音義淖約柔弱貌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

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

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舊解支離有以時訓是女音汝者是已而

義亦未明愚謂猶時女者即是猶汝云爾是蓋指上瞽聾云謂接輿以是言告汝猶以文章示瞽以鐘鼓奏聾也

倒裝句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音義旁礴猶混同也以為一世蕪

乎亂通義祈孰弊弊焉音義經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

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神人更大矣宋

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用喻即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注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之說多端

即以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者是不必穿鑿而言汾水之

陽官然喪其天下焉義海汾水堯所都以堯結神人超

脫之至堯且然况其下乎大斯極矣

○自故夫知效一官至此為一段實言人大小之量至神人始為至極惡可為知效一官之輩語乎鯤鵬鳩鷄視此

矣另起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



末段大瓠  
大樹與前  
之鯢鵬大  
椿種上相  
為聯絡

莊子內篇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

容音義瓠落非不吁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

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

泝澠統為事音義龜手支折如龜也統絮客聞之請買其

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

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通義慮思度大樽浮水之壺而憂其

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通義茅塞○以節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音義猶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

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音義謂聞遨翔東西跳梁不避高

下中於机辟死于罔罟音義謂聞遨翔今夫斄牛音義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

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

逍遥乎方點出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

莊子



安所困苦哉。此節言大用以无用為用。○惠子二節為一段言大用自有方而不同于小用。

只小知不及大知一語便盡此篇之義文之千變萬化

一以貫之矣。逐句字以道家之言為解者奚啻千里哉。

愚故獨有取於說莊之論而所評率不出其範圍也。

說莊云世人耳目所及心之所知率不勝其狹小固陋

故莊子揭大小立論以開廓世界眼翳蕩滌學人情量

其言鵬之生必於北冥徙必於南冥者惟奇大之處有

此奇大之物而非池沼之所能畜江河之所能容也其

飛必九萬里之高息必六月之久者惟奇大之物有此

奇大之事而非尺蠖寸霧可以階升朝行夕留可以駐

足者也彼鸞鳩斥鴳之流見不踰枋榆身不離蓬蒿以

已之小而相方安得不相笑乎故曰小知不及大知此

莊子立言之旨也而以小年不及大年况之以彭祖匹

大椿猶以鳩鴟笑大鵬其小一也然則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莫不以為賢而豈知為宗

榮子之所笑耶且榮子之上有列子列子之上有堯堯

之上有許由許由之上有姑射山之神人堯之見之尚

且窅然自喪而彼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一國者直彭祖冥靈之不如人類之鵙鷓耳。烏足以知此乎。然莊子亦知豎儒曲士必以己之言為悠渺莽蕩。無當于用。故又設大瓠大樹二喻。以謂我之大自有用處。我自有用大之方。慮為大樽。浮之江湖。樹之廣莫。不天斤斧。以有用為無用。以無用為有用。遊于塵埃之表。冥于玄同之域。此莊子所以逍遙也。然慮為大樽則家常茶飯不可用也。樹之廣莫則宅畔籬邊不可植也。鵬飛能高而不能下。豈若神龍之變化無方大小不測乎。神人能居姑射山而不能居人間。能小堯舜而不能為

委吏乘田。豈若不壞世間相而證實相者乎。然莊子之說亦直寄焉。以譏夫世之見小者耳。自孔老而後。佛書未入中國之先。如斯人者不可不謂之奇人。而其書不可不謂之奇書矣。

文分三段。亦本說莊第一段喻言大小之別。第二段正言大小之量。第三段喻言用大之方。章法固自井井而變化神奇如仙踪鬼跡恍惚出沒初無定形。讀者所以愴恍于藩垣蹊徑之表。茫然不得其門而入也。夫第一段段鯤鵬之說固已奇矣。乃一筆方落一筆即轉一境。方



換一境復開一波甫興一波更起令人眼倒神迷不知  
所錯紛紛蕩蕩千門萬戶應接無從直至小大之辯明  
而後廬山之真面目一見然而驅風電逐龍蛇歷井捫  
參呼神叱恠不知其幾經飄蕩幾經惶惑而後至於此  
則欲指其來路之分明歷歷亦難矣此第一段所以不  
易讀也第二段固明指人之小大而言然以宋榮子之  
猶然笑列子之御風行歸重於至人神人聖人其說已  
無餘矣乃又總以堯讓天下于許由肩吾辯神人于連  
叔且言神人之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又言堯見四

子于藐姑射而喪其天下是即向之所謂至人神人聖  
人乎亦更在至人神人聖人之上者乎又似雜亂無章  
重複沓絮而不歸于一者此第二段所以不易讀也至  
第三段詞旨甚明蹊徑亦無險仄與前二段不同無難  
讀者矣但又覺文境平夷似不與前相稱不足以見常  
山之勢其用筆之妙將安在乎不知此皆不得其立言  
之旨故不能無惑耳苟知以小知大知貫之也則前段  
頭緒雖多文之幻化而已千形百狀不過一靈所變曷  
恠焉中段序述雖紛文之錯綜而已以前為後以後為











殺無文也蓋言粗密者蓋言深隱者密者蓋言精細者小

疎者○心之狀一○密者○心之狀二○解俱不確恐漫其發

恐惴惴○心之狀四○大恐縵縵○心之狀五○通用漫廣大貌也

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心之狀六○是其留如詛盟其

守勝之謂也○心之狀七○留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註衰殺日消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註溺而遂往

其厭也如絨以言其老洫也○註厭没于欲老而愈洫○厭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此句蓋屬上文非別一狀也○心

喜一怒二哀三樂四慮五○義海預歎六○義海咨變七○義海

為熱八○音執怖也又與讐姚九○美好貌義佚十○義海

忘啟十一○義海情態十二○義海驕矜而長傲○以上十二

反啟開而受物○狀大抵就事言○說莊小人用知之情

狀無餘矣要之只喜怒哀樂四字是樂出虛蒸成菌○說莊

實餘不過虛口摹寫其變態如此耳○樂出虛蒸成菌○說莊

心識轉變無窮審而察之皆是幻妄辟如樂之出虛口○中

何曾有樂蒸之成菌蒸中何曾有菌○二句六字結上簡

勁古峭何○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

其新奇○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為使○說莊已乎已乎究之而不可得談之而不

故曰非彼無我彼即我也若無此我又何所取以為我乎

近者言於我最切要也既曰我又曰此又曰彼皆我耳我

樂出虛六  
字奇文

提出真宰  
前天籟

字遙接前文而起下真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音義除



換筆別開  
一境更為  
離奇

文章外要  
內篇

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說莊真宰明是事  
信畢竟是有非荒唐誕謾者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但不見其形不可捉執者耳。音義賅古來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  
反備也兼也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莊說  
言百骸九竅六藏如許物中何物是我真宰我誰與為親  
其皆悅之而死所不親乎則皆真宰也不應如此之多其  
有所私之為最親乎則有私真宰矣不應如此之偏且百  
骸六藏九竅各有其所司豈各擁其尊而有為之臣妾者乎  
抑臣妾不足以相治而更相為君臣。其有真君存焉說莊  
乎。○上文已奇此更奇說莊妙極。真宰  
換為真君更親切曰若有尚虛曰其有則真有矣非百骸  
非九竅非六藏非形非色不自不他而巍然獨為牽身內  
外之歸命者也。○深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入一層再應天籟

說莊此暫縱之詞言人不知已有真君而求之于真君亦  
無損但所以為我之主宰如何可以不知也故下又承之  
云。○方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閣忽開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茶然疲役。茶音孽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

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說莊不亡以待  
盡真君之于我

何其親且厚我且刃之靡之不知護惜我之于真君何其  
疎且薄終身役以幻為常成其功果茶然疲役將歸何  
處可不哀邪雖不死而形已化心豈不與之俱人之生也  
化乎真可哀之大者也。○蹊徑稍夷將束矣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音註芒亡昧  
也。○以芒字

結上警切而疎宕。○自大知閑。至此一段言人之執我  
為我不知真宰真君所以非天籟也起下文是非及以明

文章外要  
六宗  
莊子一  
十三  
卷十五



又開一境

点出是非

伏後有無之說

提出言字應前

又開一境

內篇

卷一

因是之義而虛歇以結之練。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  
 詞生物取路險仄絕世奇現。無師乎。又以成心陡起峯峦肆成心即我見也。復文以  
 入是非說莊謂即真宰真君非是以下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二。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義海知音指  
 句解不去也。愚者與有焉。言成心死論未成乎心而有  
 以為成心者也。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言先有成心而後有是非是以無  
 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莊說  
 心無是非是非非。心總有是非紛然失心只此是非兩端  
 引起參天荆棘總是顛倒妄見以死有為有耳。○引神禹  
 者謂是非之害。夫言非吹也。說莊從是非轉出言字是非  
 甚于洪水也。夫言非吹也。出於口死言則死是非吹即  
 上文吹萬之吹風之吹原死報附樹竅。言者有言其所言  
 始有聲不若人之言真實有言者也。

又開一境

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穀音寇鳥生待哺者也。○

道惡乎隱

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說莊道無可道真且不有

有况道惡乎注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二句申明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通義榮華自相誇詡也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

明從是非歸到以明起下文炤之于天休乎天

物無非彼

物無非是

說莊此下發揮莫若以明之義前只說是非此

大抵是非本无根苗只因我對立而起凡人見我是我  
 執定一我相便見人是彼執定一彼相彼此互異故是非

又開一境

莊子一

十四

卷十五



盡須超忽  
往來乘機  
泛漢萬里  
無踪寧復  
有筆墨之  
痕哉

又開一境

熾然莊子所以特地抽出彼字是  
 字相扭互說。二句是此節之綱。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  
 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言彼見出于自是而彼是方  
 生之說也。方者比也。方生者比竝而生。言雖然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言比竝而生者。即比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應前天  
 並而死。可不可亦然。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應前天  
 字切。亦因是也。因是。所以為明。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以明。亦因是也。以為明。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  
 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說莊彼是者。偶立之名。而樞者無偶之物。  
 執其偶則喪其樞矣。得其樞則忘乎偶矣。

樞之中謂之環。中圓而不方。虛而不實。故可以  
 應無窮。是無窮非無窮。而吾亦與之為無窮也。故曰莫若  
 以明。說莊此節。因是二字為眼目。惟明者然後以指喻指  
 之非。明因是。是義。故又曰莫若以明。應前又一束。以指喻指  
 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註夫  
 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于我。指  
 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  
 則我指于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  
 明無是非。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  
 于自是。又均於相非。是非無主。紛然殺亂。仰觀俯察。莫不  
 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  
 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非也。○此解  
 說莊不及。郭註故用郭而說莊。謂莊子之意。只不宜自用  
 而但因人為下文不用而寓諸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  
 庸引起。則大義亦无不同耳。



之而成物謂之而然說莊如路然行之則成如物然謂之則然惡乎不然於然  
 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以然物固有所以可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說莊反覆說不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  
 恢愧慙恠道通為一註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  
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牽  
 縱橫好醜恢愧慙恠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其分也成也  
 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  
 其成也毀也註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凡物無成與  
 毀復通為一註成毀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知通為  
 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  
 得也說莊達即明也不自用而其用適得而幾矣註幾盡  
弘矣即註所謂條暢而自得也也至理

盡于因是已說莊三字頂上文不用而寓諸庸蓋如此乃  
 自得謂之因是也此節又以不用而寓諸庸為眼

目○一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註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  
 應因是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

而自因耳故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註夫達者之于  
 謂之道也一豈勞神哉若

勞神明于為一不足賴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先提後解  
 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句法頓挫

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

三眾狙皆悅音義狙七徐反猴也狙公養狙者也芋音  
序椽子也三二升四口升也○喻言忽斷名

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再應因是說莊此正不用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註莫之偏任故付之

轉是非又應天籟是之謂兩行註任天下之是非即古之人其  
因是因非耳又一束

又開一境



知有所至矣。此知蓋所謂大知也。說惡乎至。類有以

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又轉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申明是非之害以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

乎哉。即從成虧二字跌宕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

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又以昭氏鼓琴為喻離奇昭。

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昭文外又添

錯雜不羈。○杖杖據梧或謂以杖擊節三子之知幾乎皆

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猶傳之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註

于衆。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彼字宜屬此句。即上異于彼

于衆人也。舊屬下句。恐非明非所明而明之。正應莫故以

堅白之昧終。指惠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註昭

子又乃終文之緒亦不成。音義。綸琴瑟弦也。○指昭文前

只以昭文喻後却添出師曠惠子此又以惠與昭同結而

遺師曠。按是錯綜之法。說莊三子只因要鼓琴要枝策要

據梧要好此三者要以此三者明之。要成要不虧要見出

自己之知與人不同。不知不用而寓。若是而可謂成乎。承

忽應我字  
空靈活躍

滑疑之耀  
四字奇文



滑疑之耀  
四字奇文

此第二段

第三段另  
起別開蹊  
徑

文選卷之六 內篇

而寓諸庸之義是故滑疑之耀義海滑乱于世而疑眩耳目也○

聖人之所圖也承上三子而推言凡滑疑之耀變乱為是是非者皆聖人之所圖而絕之者也

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說莊三子只不肯不用而寓諸庸所以無成所以不得為

明聖人因此一味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打轉結上

所謂明者因是而已所謂因者不自用其是而已不自用

其是非喪我而何哉○結明不用而寓諸庸又總承前文

莫若以明而通結之自大知闕亡至此共五段為一段言

人情執我見以為我不知真宰真君而一師其成心于是

是非日熾而道愈隱欲是非之悉泯則莫若以明何謂以

明因是而炤之于天不用而寓諸庸而已果能以明若此

則無是無非而无我矣死我即喪我矣非所謂天籟乎此

第二段之大意而與今且有言於此遙接第二段言字不

首段相為呼應者也陡起此段皆說言

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又凌空而起跳盪而雖然請嘗言之說莊上

因是既云不用而寓諸庸則我可以無言矣况儒墨因有

是非而害道惠子因有堅白而無成世之人莫不以有言

失之我今日又有言為與之類乎不類乎既已有言則不

類亦類矣然事到今朝情不獲已所以又有雖然請嘗言

之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又遙接第二段無字說見俄而有無矣妙

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妙文○自無而今我則已

有謂矣謂即言也承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蓋自謂有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

與無言同

無謂乎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與無言同

莊子 卷之六 內篇



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說莊此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而俄然有無譬喻也秋豪之末雖

小由秋毫而始其大可以無量崑崙瀕彌未足為大况太

山乎若太山之天則大盡于太山矣殤子雖天由殤子而

始其壽可以無量天地不足以為壽若彭祖之壽則壽盡

于八百矣後未始有死而俄然有死豈足為言至于無

所不有皆未始有無為之也○此說于文義較諸家為貴

然亦須會意第見秋毫殤子乃自無適有遂無所不有耳

大山彭祖未免又以辟害意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言天地萬物與我皆自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打

無適有本一体而已言字言者辯是非也辯是非者有彼此也既為一体便無

彼此既無彼此便無是非又何言乎此不必有言之本也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此不得無言之故即一與言

為二二與一為三文妙自此以往巧慙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註以言口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

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口一猶乃成

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

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有是非則愈有無適焉因是已言歸于無言則因是而

有適有乎結歸無字夫道未始有封遙接第二段末言未始有常為

是而有矜也音義矜封域也說莊為是有矜頂請言其矜

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莊說

當其無也何嘗有封有常及其適有則有左右倫義分辯

競爭有從何處起從無處起矜從何處來從無矜處來矜

謂自無適有而巧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者言其自

無可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議者言其當然之春秋經

又開一境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通義言見于史冊者皆先王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不論不議不辯申明無言之意。

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言衆人不能分辯故有分辯聖人能分辯是以無分辯蓋衆人欲以示人而已

却不夫大道不稱。註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與謙同音至害也狠也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

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說莊大道不稱十句一正一反以洗發聖人不論不議不辯之故。五者圓而幾向方矣。註五者皆以有為傷當猶以園學方也故知

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其所不知也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音寶韜藏也說莊不言之辯不道之

是也天即炤之以天休乎天均之天光即莫若以明之明而葆即不用而寓諸庸之謂總所謂喪我也。申明無言

見道而歸于無之意莊言。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正論絕去詼奇文境一變

膾胥敖。音義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

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

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說莊堯伐三子而不釋然胸中必見得三子有

大不是處此未能喪我之故也義海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眡意來三國乃借喻前曰論曰議曰辯皆欲攻而去之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于舜答以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于無人之境則在我



又開一境

義海謂自

是偏見起

于知之一

字妄生分

別故王倪

三答惡乎

知之欲反

求其所不

知得其同

然之性也

其說甚妙

蓋此段言

知是推進

一層將病

根揭出以

示人蓋遙

接第二段

大知小知

而申言之

耳

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昔十日竝出群陰皆退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矣蓋

寓言夫議論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二說俱妙故竝存之總結明無言之意而德進乎日又應前

之以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

吾惡乎知之文境又一變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

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說莊齧缺所問

之妄見故王倪稱不知以示之恐其以為真不知也故又

言詎知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也乃不知不知乃

知也下文皆言知之不知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

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正處註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且甘帶鴟鴞

者鼠四者孰知正味註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音義

小蛇也猿狢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哉註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音

交毛嬙古美人說莊非正處非正味非正色皆妄也○三孰知皆所謂知之不知也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說莊世之稱仁

豈知天下之正哉盡妄而已矣說莊世之稱仁

此其所以不知也○忽應是非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

人固不知利害乎利害蓋指處味色言較是非王倪曰至

文章系要 六宗莊子一 二十一 卷十五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註寄物而行，騎日月，註有晝夜

而無生，而遊乎四海之外。註夫惟無其知而任天下死也。死也。而遊乎四海之外。註夫惟無其知而任天下死也

無變於已。註與變為體。而況利害之端乎。註莊至人無我故能神妙萬物

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世人之知，益不足以喻之矣。○歸重至人，即前知止其所不知之至人也。結不知之知章法。

渾涵。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音義長梧子長梧封人名邱夫子

子師。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義海聖人無為任物自為故利害莫得而

及非有心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之言，無謂有謂也。言而無言，有謂無謂也。若是則

聖人即至人承上而申明之也

何塵垢之能染哉。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蓋謂其躡等，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而邱也何足以知之。言黃帝尚不能無惑于此况我乎又况尔乎見聖人不易言也。○點遠知

字。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音義時夜鷄也

○亦責其以為妙道之濺乎。而孟浪之非誣也。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

註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復為旁去日

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舊解奚字屬此句。月挾宇宙，註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為其脗合。置

其滑潛，音義脗音混合也滑亂也潛音昏未定之謂。○字法音。以隸相尊，眾人役役。

聖人愚菴，音義菴徒奔反。參萬歲而一成純。註大聖無執故菴然直注



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于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註蘊積也義海旁日

時不成斯可謂純也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為常未易語以倘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為之滑潛于俗者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于神矣

衆人昧此役于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渾然純備無今古而忘死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也○申明前文聖人死生無變于

已之義而不知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註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義海凡人所以不能造聖人之域

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故以此破其迷說莊此處又以生死二字作眼目世人只因執無常幻妄之

此下言月死夢覺再中知字之義

妙

我為我一味泪上昏昏朝斯夕斯于是非利害之場前所謂終身役役然疲役而不知所歸雖不死而實死者正謂此也○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入此段不測

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註蘄求也忽入夢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屢逼知字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正應知字君乎牧

乎固哉說莊列子云周之尹氏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夜則夢為國君其樂無比尹氏心

營世事心形俱疲夜夢為人僕以句蓋用此○邱也與女從生死說入夢覺為前知之不知透發其義



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引起下段是非之辯是其言也。又應言字其名

為乎詭。晉義弔音的至也詭異也。○字法奇險蓋謂的而詭解者難耳萬世之後而一遇

大聖。即上文所知知其解者。明應知字是且暮遇之也。知其解之大聖所謂

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

能相知也。發是非不齊之意至此愈暢滿盡致。○又應知字則人固受其黜闇。

去聲黜闇不明貌。言不能使人明也。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

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此下又繳轉是非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再應知字而待彼也。邪。蓋謂無可待者而以起下和之

以天倪之意。文情縹緲。○何謂和之。以天倪。音義倪音詣彼字無所屬着解俱非。○接得奇矯。分也。又際也

○天倪即天鈞。遙應第二段和之以是非。曰是不是。然不

而休乎天鈞。蓋莊子自言非托長梧之口。曰是不是。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言是非有自然之分所謂天倪也。無辯即和之以天倪也

是非至此。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註是非之辯為化聲始有所歸。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註和



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忘年忘義  
 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窮年義未詳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註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弥貫是非是非生死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說莊至以何夢何覺何待何不待不可得而有也故振諸無竟連無之一字亦不可得言故又云寓諸無竟而已○自今且有言于此至此共七段為一段大抵發第二段未盡之意而不出其外言也無也有封也知也是非也和之以天倪也皆第二段所已言者而其申明之意總是言歸于無言知歸于無知死生夢覺俱渾於一又何有於是非乎歸于無竟而已至於無竟則所謂聖人至人者此也所謂天府葆光天倪者此也第二段所謂以明因是不用而寓諸庸者此也所謂真宰真君天鈞者莫非此也非首段所謂天籟乎所謂喪我乎第二段申明第二段之意而與首段相呼應又如以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註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景曰吾有

此下通篇  
總束又開  
一境

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註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

卒至于吾待蛇蚺蝮翼邪註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操之無待

正由不待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說莊景有所待而斯類耳

待待無窮畢竟無待故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至是則思慮盡而言語斷不知夢是覺覺是夢是非非是

是彼是我我是彼此喪我之極至也又云無待之待即我之真我前之所謂真宰真君也識得真我待之一字固是

贅談喪我之言亦非實說矣○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又接待彼發明無待起下物化

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音義栩栩喜貌喻快也不知周也俄而覺則

蘧蘧然周也音義蘧有形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說莊周夢為蝶則蝶實而



周虛蝶覺為周則周在而蝶逝當周則外蝶當蝶則外周故曰周與蝶則必有分矣然周無所期于蝶而蝶自周蝶亦無所期于周而周自蝶周既與蝶為一蝶亦與周不二夢亦蘊也何關周覺也亦栩栩何關蝶夢乃知夢不是蝶覺不是周蝶亦不待周周亦不待蝶周與蝶有分而未始有分也此之謂物化子綦之隱几莊周之夢蝶同邪異邪非同非異邪誰其能知之○又借夢覺設為周蝶之喻結出物化二字為通篇結穴直應喪我涵虛無際○自問兩問景至此為第四段總束通篇萬派朝宗荒奇幻妙又是一種境界一篇千奇萬怪文字讀至終篇使人窅然喪其所處焉

業師梁未齋先生曰始之以喪我終之以物化莊子立言之旨可以會矣又曰千古文章無首無尾縱橫奇變者唯莊騷兩家

說莊曰莊子此論專為是非發然起首不說是非設為子綦喪我之言以是非之爭起於有我能無我方無物能無物方無是非故通篇血脈都在喪我二字中轉摺變化乃不言所以喪我而但言天籟何也木風有激謫叱吸之聲人知其為竅為風不知其非竅非風也別有主宰之者所謂天籟也人有喜怒哀樂之情人知其為形為心而不知其非形非心也亦別有主宰之者所謂真宰也真宰即真我又曰真君其義一也若小知間不識真宰之我但以喜怒哀樂之心為我則我存而



我我者失之已久。謂之不死奚益。豈不可哀乎。豈可任其芒然而無覺乎。夫我之大者莫過是非。欲定是非之正。莫若以明。何謂以明。因是而已。何謂因是。不用而寓諸庸而已。夫不自用其明。以為用。謂之寓諸庸。非喪我。而何哉。明明喪我二字。是一篇血脈。却再不照應。只閒閒點綴個天字。如照之于天。天鈞天府天倪。所謂天者。即非我之謂。以天字照應喪我。何等微妙。而文有神通變化手眼各異。故不易識。須知不用寓諸庸。便是因是。因是便是天天。便是喪我。原來打成一片。後來文章家

寸步捏緊。猶恐失之。此等境界。豈易躋乎。今且有言于此。是一轉。從有無說到未始有無。從未始有無說到俄然有無。則自無而有者。仍須歸之于無。我今日之有言。仍是無言。只一因是而已。故復結一句曰。無適焉。因是已。而更將未始有封有常。以至于畛者。再言之。無封無常。而忽然有畛。即自無而有之說也。因教以聖人。不論不辯。而終之以不知之知。不言之辯。而謂之天府。謂之葆光。巧立名字。實只上文照之于天和以天鈞之義。總所謂喪我也。堯伐宗膾以下。引古人以証堯伐三子而



不釋然。未能喪我之故也。齧缺所問之知。不過有我之  
妄見。王倪稱不知。以示人。以及于至人之神。雖死生無  
變于已。况有我乎。下文聖人愚菟參萬歲而一成純。亦  
死生無變之義。于是又以死生夢覺醒人。而俟覺者于  
萬世之下。則舉世皆夢。誰為覺者乎。突然又有何謂和  
之以天倪。一轉承上待彼說。下待之一字。豈是個了事  
漢的話。故又有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及罔兩與景  
一番問答。是非夢覺一齊都休。那裡又有待與不待。知  
道無待。無不待。則攢地斲地。碎求所謂我者。了不可

得喪之一字。將何處着莊子之物化正其樣也。并喪我  
而遺之矣。莊子自結之意也。  
說莊之義什得八九子節  
其大要而以意聯屬之以

便觀者非改其  
說也讀者詳之

千古難讀之文。無過齊物論。以其頭緒紛而議論雜用。  
意隱而用筆奇。使讀者茫然莫分其蹊徑。莫辯其條理。  
也。今分為四大段。讀之開首南郭子綦至怒者。其誰為  
第一段論喪我天籟。總攝通篇之大義也。自大知閑閑  
至此之謂以明。共五小段為第二段。論凡人情態。執我  
見為是非。而言日盛。總是以無為有。物論所以不齊。而



道之所以隱也。欲齊物論。莫若以明。明者去其彼是之見。一歸于因是。則不用而寓諸庸。而是非泯。有何物論之不齊哉。其言深切曲暢。固無微不至。不盡矣。自今且有言于此。至寓諸無竟。共七小段。為第三段。總所以申明第二段之義。要使言歸于無言。知歸于無知。凡自無而有者。仍反之無。則無我無是非。而純乎天。又何物論之不齊哉。自罔兩問景至末。共二小段。為第四段。所以總束通篇。結歸物化。而與首段喪我天籟相應者也。深思其意。而細尋其用筆之踪。未嘗有一字疎漏。但章法錯

綜斷亂。如千靈出沒。萬怪紛拏。而錯詞拉拉雜雜。勢如亂絲。總是事不接。文不屬。或莊言或寓言。似有意似無意。讀之恍惚迷蒙。神翻眼倒。不知所從入。不知所從出。而孰知其草蛇灰線。不出離奇變化之中哉。予嘗謂文章未有奇于莊子。而莊子之奇。未有奇于齊物論者。學者苟能將齊物論透徹融貫于中。而心解其妙。更有何難讀之文乎。

物論之不齊。由於是非。是非由于我見。我見即所謂成心。故我字是非字。成心字。皆物論不齊之主也。皆用雙



鈞欲齊物論必先喪我果能喪我則天籟矣真宰真君  
 即天籟也天鈞天府天倪皆天籟也物化則喪我之極  
 致而純乎天籟也此皆與是非等字相對者故用大圈  
 若以明因是寓庸皆喪我之功耳故但用聯圈言字知  
 字又是非之本故用虛點至于無字乃老莊之學術亦  
 與我字相對故亦用大圈頭緒紛如不得不分別標出  
 以便讀者然亦不能盡也細針密線存乎學者之領會  
 尋覓而已

佛書不能出莊子範圍疑中華士從其教者竊莊義假

為之愚人耳然言理或可與爭衡而論文則如奴之不  
 可以見主何也奴竊其主之輿服以欺世不過一衣一  
 冠所謂一副面具也佛書之文一副面具而已層翻累  
 折只有一局如莊子之千變萬化出奇無窮能及其萬  
 一哉若出自彼國之人其人才可知矣若中華人代為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文章練要卷之十六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一、夫不可不以已平

文章練要卷之十六

大興 王源 評訂

男 兆符 叅閱

孫 匡 仝較

莊子 二內篇

養生主 通義 養其有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音也無涯即小知間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言益也殆而已矣二殆字翻起養生為善無近名起引

起筆搖曳 多致如片 靈天際再 冉而來



緣督句不但為名。為惡無近刑。此句比也。言為善而近名。猶為惡之近刑無為。

善以近名。猶無為惡。以近刑耳。若諸解。則是養生亦有為惡之事。但不可近刑。豈理也哉。緣督以為經。

註：順中以為常。通義：人身背脊之脈曰督。脈一身之最中。由尾間貫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于此。故莊子以為名。

義海：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未發之指。苟循之。以為常道。則虛微靈通。有無莫係。與太極同一混成也。此句一篇之主。蓋養生也。所謂養生主也。乃藏而不露。奇妙更前二篇所無。句法精練。可以保身。養生之形。

可以全生。養生其生。可以養親。養生其生。可以盡年。養生其生之壽。註：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此第一段言養生主之大綱。失其道。在用知得其道。在用中能。用中即能養生。而得其主。生何不可養哉。保身全生。養生親盡年。皆養生也。然非神也。下三段始明養生神。總是空。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行無跡。奇絕。

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砉然騞然。奏刀騞然。八字解牛形聲俱有。所寫者神也。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道字蓋括緣督。

以為經。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出點。

神字。官知止而神欲行。再點神。字無迹。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音義：肯著骨肉也。綮音。而况。

大軾乎。音義：軾音。孤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音義。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道字蓋括緣督。

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砉然騞然。奏刀騞然。八字解牛形聲俱有。所寫者神也。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道字蓋括緣督。

以為經。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出點。

神字。官知止而神欲行。再點神。字無迹。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音義：肯著骨肉也。綮音。而况。

大軾乎。音義：軾音。孤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音義。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道字蓋括緣督。

以為經。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出點。

神字。官知止而神欲行。再點神。字無迹。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音義：肯著骨肉也。綮音。而况。

此文

一段奇絕



也。族衆。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研註研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研。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

為遲。動刀甚微。諫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

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註拭刀而改之也。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註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知養神乃養刀之主。豈能識養神為養生。公文軒見右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註介偏。則之名。天與其人。與曰天也。

又序右師一段更奇

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以則為天者。謂其遭際使然。非不善養生之過。蓋

行日。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註斲求也。樊籠也。

神雖王不善也。點神字更無迹。言澤雉形体雖全而不得

言養神亦不論形体。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蓋怪其不痛也。曰。然。始也。吾以為

其人也。而今非也。言始目之。以人今則不得以人目之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所以始目之。以是遁天



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通義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

則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遁逃其無為之天倍弃其無情之真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此所以今不得以人目

之而三號此下方正言之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註以有係者為縣則無

命之情得矣此接奇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註窮盡

養生之要也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也義

海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

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

火之在彼薪由以薪也神之托彼人猶此人也然則天下

之火未嘗盡而神未嘗滅者有以主之耳由是知傳火在

乎得薪托神在乎得神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

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義海之言

妙極火即神也所以結老聃之雖死而神傳也妙在并不

露神字更無迹更奇○此一段言養神并不論生死

此篇文字人但賞其解牛一段及火傳數語耳若篇首

與右師老聃數段意旨及通篇章法能會悟而貫通之

者誰乎予讀義海而旁通之始有以得其精微之妙而

晰其文字之奇有出於逍遙遊齊物論之外者乃歎天

地之奇觀無窮無盡有如此也義海云形者生之所托

神則為之主虛無之道所以養其神者其論解牛亦不

外此至哉神之一言其以篇之要乎惜其言之不徹而

未能歸於一也予為之說曰世之所謂養生者養其形



也。而養生之主豈形也哉。神而已。養神奈何。緣督以為  
經而已。故養形者。事物不可以或擾。神則不論事物。養  
形者。身體不可以不全。神則不論身體。養形者必長生  
不可以或死。神則并不論生死。然則神也者。非應事物  
而不窮。超形骸而獨立。一死生而不滅者哉。此庖丁右  
師老聃三段文字。立言之意也。然而緣督以為經一句  
立定通篇之主。下即緊接以可以保身四語。不過養生  
之說耳。豈養生之主乎。曰此餘文。非正文也。所以眩讀  
者之目也。養生之主。緣督以為經。亦已道破。則保身全

生云云。無往不可也。下惟言養神之妙。以見神之周無  
窮。而養生者不可不以之為主。則其用意亦全以神行  
寧有踪跡之可尋乎。顧所謂神者。初不明言。但於庖丁  
段中點出神。遇神行。右師段中點出神。雖王不善。三神  
字只似議論中帶出。非通篇之眼目者。而老聃段中并  
不露神字。但曰火傳以火字代神字。何其奇妙。于是而  
通篇血脈無一字不相聯貫者矣。至于開首數語。不過  
引起緣督一句。已詳逐句之下。

緣督以為經。諸解俱善。即用中之妙也。即孟子所謂以



直養而無害也。全體大用備此矣。豈虛無之學乎。且神  
仙家所謂養生之說。未有不以清靜無為為務者。未有  
不欲保其軀命。歷百千劫而不壞者。莊子則一闕其陋。  
借解牛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見經緯一出。以靜虛  
而其神毫髮莫能損。不必深山窮谷。而後能養也。借右  
師之則足。不得為天之虧澤雉之全軀。不得謂神之王。  
見神自在。軀殼外。不可以其或偏。或全。遂謂其養之有  
得有不得也。又借老聃之死。為安時處順。見其神之在  
天下。後世猶火之萬古而不滅。不得以其死而遂謂其

養之不足以全其生也。且明言老聃之死。絕不為屍解  
飛昇之邪。誕使談神仙者。赧然愧而廢然。反莊子非豪  
極之士哉。其識解高明。直子思孟子之流。去聖人一間  
者耳。而其文章之妙。又何其神化無方。不可思繹。乃爾  
邪。

說莊於養生主一篇。全未有得。不過將解牛一節。多引  
往事以敷衍之。何所取哉。

神傳猶火傳。此喻確極妙極。天地間只此一火。無論何  
薪傳之者。皆此火也。聖人此神。即天地之神。無論傳之



者何人皆此神也。如湯文所傳之神非即堯舜之神乎。孔孟所傳之神非即湯文之神乎。必曰有前身後身則二氏之謬妄非莊子所出也。義海講火傳之義甚精。乃有前身後身之說未免可笑。子改為此人彼人以救其弊。學者詳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第一段述仲尼教類  
回說人主之道

人問世

註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人間即指當世而言。蓋言用世之難而欲以不用為用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其行獨註不與民同欲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

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註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量乎澤猶谷

量牛馬註無所依歸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取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

則憂憂而不救。言有至一之道即後所謂道集于虛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已



而後存諸人。註有其具然後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

暴音人之所行。註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且若亦知

夫德之所蕩。德字一篇之主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

乎爭名也者。相軋。於八側列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盡行也。名爭二字說且德厚信音義音控未

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言德雖厚信雖不爭之名

難行。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通義術是以

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謂人君目菑人者人必反菑

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

異。註苟為悅賢惡愚便為明君苟為明若唯無詔王公必

將乘人而闢其捷。註汝為無言耳言則王公必將乘人以

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註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不能復自異于彼而自救不暇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註循常守故

言君之不註未信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君之前矣。而諫雖

厚為開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

下。偃拊人之民。音義偃紆甫反拊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註不欲令臣有勝君昔者

文道原委 卷十一 莊子二



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音義居宅無人曰身

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

不聞之乎註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况若乎註言惜名貪欲之君雖堯不能勝化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化之以道哉雖然

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註以上極言說君之難結忽用轉筆妙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註言正其形而虛其心言遜而不二也○接筆用簡練妙曰惡惡可

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註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于內而甚揚于外喜怒無常

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註言人莫敢違而彼且

因所觸而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註言小德且不成况大

德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音義其庸鉅可乎註言彼

其故態而不化與我雖外合而內接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不自毀則端虛勉一又惡可乎註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註顏回更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

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

人不善之邪註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于人也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隱

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

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註

於今而其言雖教誦之實也應作一句古之有也非吾有

比於古讀舊解非

九



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序

子一段議論詳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註當理無二而

亦錯綜之法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實也音義大音泰謀安也又問謀也○大意謂其多而政法不謀句舊解不明存疑雖

固亦無罪註雖未弘大亦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點出猶師心者也註罪則無矣化則未也挾三術以適彼化字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以上駁顏子

不可之術之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註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以有為

為易未見其宜音義睥天自然也○解亦未詳存疑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此下將告以進言之道却先虛衍一層拱出心齋集虛一番道理空跳

此下方正言之句句精妙

妙文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點出唯道集虛應道不虛者心齋也顏

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寔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註

使心齋故有其身既得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

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其者指君而言名即前名知之名遊其樊者將以化之也無感

其名者所入則鳴不入則止註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說莊可與言而與之言

不可與言而無門無毒註毒治也說莊使物自來不開門不與之言也以延彼也使物自和不為藥以治

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註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也則



幾矣。諫君之說止此以下絕迹易無行地難。註不行則易

蓋統言涉世之道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人使易以偽為欲行而不幾

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說莊為人使者以言言以為為故易以為偽為聞以有翼飛

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

知者也。言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則無為之道矣舊解非是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吉祥止止夫且不

止是之謂坐馳。註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

於當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况人乎。註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

第一段述  
仲尼教華  
公以使敵  
國之道

况人間之累乎。是萬物之化也。結歸化字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音義紐女酒反系而行之曰紐几

王為散以上夫子正告顏子以說君之道。第一段借

仲尼之教顏回明人間世之難涉蓋論事君之事而未乃

推言之總是唯虛能化以為德也用筆葉公子高。即楚沈

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

將甚敬而不急。註謂不急應其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

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

成。通義凡事之成莫不以權忻權忻以不失事若不成則



免也成則人患雖去然喜懼戰于胸中固已結水炭于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

唯有德者能之先後相應吾食也執粗而不臧愛無欲清之人

音義言爨火為食而不思清涼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

其內熱與活畫出一涉世無主宰之人可為笑歎吾未至幸事之情而既有

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

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思死夫子

其行可矣以上教子高去其畏懼之心忠孝正論丘請復

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

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

莫註莫然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註本共好戲欲勝情



至潛與 泰至則多奇巧註不復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數語總見言當慎言者風波也行者

寔喪也通義心之情寔發露在行事上則喪矣亦就奉使傳言說耳夫風波易以動寔

喪易以危故忽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

通義言既至于危則必忽心生而造為巧言偏辭如獸死之音氣息第然也於是並生

心厲言彼亦將生疾心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言此過剋核

則彼即應以不肖之心蓋申上句意也而不知其然也言勢所必至苟為不知其

然也孰知其所終言奉使至此其遺害將何極乎故法言曰無遷令註傳

妙文

也無勸成註任其自然過度益也註過度則遷令勸成殆事

事之危殆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義海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

雖欲改而不可不慎與說莊言事須從容不必求速成且夫乘物以遊心通

因物之感而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註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

之至也養中所以何作為報也義海何必作為莫若為

應前義命渾合無迹此篇義命是美旨致命所以盡義不

致命明應此其難者通義致命之道非盛德真見者不能

以易心乘之致命之機也故曰此其難者以上教子高

以奉使之道第二段借仲尼之教葉公明涉人間世者

第二段述

蓮皇教

頌闔以傳

太子之道

異變化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德字點逗天殺奇語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

方則危吾身音義方道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

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

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穎、挫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二語乃正身之道妙文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註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若遂與同則是顛危

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若自顯和

之且有含垢之聲名彼將惡其勝也安生妖孽矣○逆折

顛挫以起下文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

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註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音

妙文

義嬰兒喻驕遊也町畦畔埽無町畦無威儀也又云達之

喻守節也無崖喻不顧法也○此申形就心和之意入於無疵

此申就不入和不出之意一筆撐汝不知夫螳

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

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言人積伐其美以犯上去螳臂之當

車不遠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

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蜺盛溺蜺辰上聲大蛤也蓋適有蚤

畜僕緣註僕僕然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

群著馬莊子二十四



第四段設  
喻明人間  
世以材  
為患

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註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

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應慎字結。○第三段借蘧伯玉

之教顏閻明涉人間世者于順逆離合之間宜恰得其妙

方無害蓋為傳太子言之而一切俱在其中其德在乎正

其身也而用筆流轉頓挫寓言多而正言少與前二段更

無一字相同。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一木為喻其大蔽

牛絜之百圍。音義曲轅道名櫟力狄反木名絜約束也徑尺為圍蓋十丈也其高臨山十

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音義旁枝也觀者如市匠

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

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註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以為舟則沈

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櫟。音義櫟亡

言反謂脂出櫟亡然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此段以用字為

眼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註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

又陪之以眾木寔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

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

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

註言數有睥睨已者今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音軫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

則為社何邪言其趣既取乎無用匠石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言彼直寄于社不見其病辱耳不為社者

且幾有翦乎註言雖不為社亦終不近翦伐之害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

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言彼但保其無用而社不社之義不足論也○一喻無用之用以起末節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又一木為喻結駟千乘

隱將芘其所賴音義賴音賴蔭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句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義海軸解舌同

木文散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

材言神人之以不材為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又倍之

說蓋如此住得含蓄簡峭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

者斬之音義荆氏地名杙以職反以柄戲狙猴也義海高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育

河註巫祝解除奔此三者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

又倍之以牛豚與人莊子二



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應前神人句。○再喻無用之用以起末段。合商

一與前變支離疏者。又一人為喻。說莊從上痔病人生出。音義支離形体不全貌。疏其名也。

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音義會撮

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通義陀之甚者。視物必側項仰面。而其目鼻口必向上也。挫

治。解足以餬口。鼓笑播精。足以食十人。音義鉞執金反。挫鉞

反浣衣也。鼓笑。揲筮。播精。卜卦占兆也。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註恃其無

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

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

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三喻無用之用。以起末段。孔子而結出德字。通篇關鍵。

第五段以接輿之飢

孔子明人間世之不可涉而歸

于無用之用也

流連宕往

一唱三歎

文情綿邈

無盡

適楚。以孔子結見人間世之不可為也。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

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

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謂全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音義伏陽也。蓋用悔之意。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也。無用之用。方是至德。通篇結穴于此。處人間世者可知矣。以後二段觀之。知前三段皆非立言之旨也。

說莊曰：莊子之學。非荷蕢沮溺之流。故述人間世人間



世之大者無如說人主使敵國傳太子若孔子之告顏  
子告葉公與蘧伯玉之教顏闔其道盡矣然莊子眼見  
當時世亂國荒其君不足以事也其民不足以治也其  
友不足以友也故托于櫟樹于大木于荆氏于白額之  
牛亢鼻之豚痔病之人及支離疏而終之以接輿之諷  
孔子有味乎其言之哉雖然其意豈得已哉

篇名人問世固明用世之道也雖然用世易言哉用世  
將以利世也世未利而身先害用世易言哉然而有道  
矣用世當知其道不用世亦當知其道知其道用世可

不用世亦可不用世固無害用世亦無害南華所以著  
此篇以發明之也其道奈何曰存乎德而已何謂德曰  
虛而化也養中以致命也就不入和不出以正身也苟  
能是世故烏能撓其心而或有為之害者乎故前三段  
借孔子蘧伯玉之言以發明之且夫應世之不善者有  
三而愚者不與焉其一直已行道者也顏淵是也其一  
畏首畏尾者也葉公是也其一中立欲兩全者也顏闔  
是也三者盡之矣直已行道因不能無害畏首畏尾亦  
不能無害中立欲兩全幾矣而不得其道終不能免害



然則處人間世而無虛而化養中以致命就不入和不  
 出之德其何以行之哉此莊子立言之旨也然莊子出  
 世者也有用世之德而不以用世為用者也蓋以今之  
 人間不可用之世也我縱有其德如仲尼伯玉所云僅  
 可自免而世終無補又何苦以其身陷於不可測之域  
 哉所以轉筆又有後二段文字前段借櫟社商邱荆氏  
 喻不材之自全有材之自喪終之以支離疏而結歸支  
 離之德德曰支離更進于前之所謂德者矣是以不用  
 為用者矣于是末段以孔子結之夫當周之末世挾用

世之德而汲汲皇皇以用世為心者非孔子乎迹其生  
 平畏匡過宋阨于陳蔡瀕於危者數矣卒之老於道途  
 毫髮無所補於世則今之人間世尚可以有為邪述接  
 輿之辭字字惜之字字痛之而終之以無用為用此則  
 莊子所以自處者耳前後章法井然用意固有踪跡可  
 尋不比前三篇之變化離奇不可方物者然辭語錯雜  
 其意亦不易覓但當知其通篇之**主在德而德各不同**  
 每段中須看其眼目所在章法方覺井然而每段又須  
 看其用筆之變第一段艱深第二段平易第三段流宕







之何用心引出德字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無形何變雖

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無形何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極言充符之德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

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言萬物皆

其體不特以一身為體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忘形而遊心

乎德之和一體萬物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足猶遺土也打轉兀者妙極言其德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

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言其學只為已自得無及物之功學者胡為宗

之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此六句照義海所較本比原文補亡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開筆音義徵成也終始可保成也不懼之寔

通義猶言真無畏懼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是不過跌出下文而用筆奇矯如此而况官天地府萬物通義言選

通義言神寓於形以耳目為物象惟性靈而已直寓六骸象耳目點染無形打轉兀

者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再應彼且擇日而登假

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通義假同遐言玄遠之域也人則從之彼

未嘗以人之從之為念也第一一段序一申徒嘉兀者也

兀者形不全而有充符之德孔子所欲師

文選卷之六 莊子二 二十二 卷之六



又一兀與鄭子產陪之以同師於伯昏無人本之以伯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註蓋與別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復述

而添此數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又添出此二

語有情致語為兀者增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妙子而說子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妙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

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

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註若是形殘猶

與堯爭善通義謂與盡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反點德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

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正點德字有德者能之存亡蓋以

子產既若是之說也謂不知其過者眾而知其過者寡若

安之以命而不為意則非有德者不能也正對子產計德

之說又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註

矢所及為彀中天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亡

知與物同波者皆游于羿之彀中耳中與不中惟在命免

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不免則自恨其謬斯未能達命

者也○言不中者幸而已烏可以其幸笑其不幸邪所以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明應兀者今子

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

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

外好豈不過哉○極言充符之德歸於無形妙極却與王

駘不同別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結得簡峭句

開生面法古雋○第

二段又序一兀者形不全而者奇

有充符之德子產所不知者奇

踵見仲尼又陪之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

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藏德字吾是以務全之也句句

兀者與開筆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前不同前不同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邱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明點無趾語老聃曰又

之以德字老聃孔邱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音義賓

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

轉入老聃  
忽將孔子  
聞倒局陣

文選卷之六 莊子二 三十一



符之德此則始序其能改過以全德蓋出二人下終序其輕孔子而尊老聃乃出孔子上其充符之德與二人等耳更無優劣蓋前虛後寔見叔山之不測即文章之不測也妙妙中段不露刑字亦變化處

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註醜也○又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

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

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

已矣註非招而致之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註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註不役思于分外且而雌雄合乎前義海舊解以為禽獸者非即上文丈夫婦人婦之者眾耳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

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

辭汜與泛同既應又泛也若辭寡人醜乎註愧也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

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

者也形容惡人之妙較三元者其詳數倍皆變化也仲尼曰邱也嘗使於楚矣適

見穉子即豚也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音義亦作瞬驚也皆棄

之而走音奇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言不與已為類也所愛其母

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註使其形者才德也○伏德字妙文戰而死

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鬻者棺飾武衛之儀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戰死則不武矣故不



資則者之屢無為愛之資字舊屬上句讀義海讀屬下句為是皆無其本

矣通義二喻見無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註全其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通義不受官刑者為王官于外

也形全猶足以為爾言足貴如此而况全德之人乎點德

今哀駘方接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

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全即德不形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

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註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註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

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通義人

乃天命流行無古今終始故不足以撓真見者之性而亂

其情其自致之懷悠然與天運同流不舍晝夜與物同處

于氣氲和煦之境此皆隨其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

者成和之修也註事得以成物得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註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

不厭通義水停則明可以照物以其內靜而外無所搖故

可以為修德者之師法德不形者物不離蓋德而顯露則

先言才後  
言德且才  
後詳德後  
略俱銷絲  
之妙



此段以孔子結亦變

妙文

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通義猶曰執國之政而視民如傷也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

之言恐吾無其寔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邱非君臣也結德字德友而已矣第四段又序一惡人其充符之德與前三元者無異而描寫更奇文字又變○德不

形與前無形而心成後德有所長形有所闡歧支離無脈忘相呼應而德形字屢點較前後為詳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音義闡音因歧音企脰同脰闡歧偃者也

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支離偃者也無脈名也或云即無脣者也甕甕大瘿貌脰音豆頸也肩肩羸小貌註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又兩惡人而形不全更奇並序故德有所長而

又變不贊其德但言二君說之之深又變

形有所忘直扶正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旨又變

忘三句解者俱未確此申上文形有所忘蓋謂德者人之所易忘而形者人之所不能忘使人不忘其德而忘其

形此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承上言聖人以無形遊于天地故以智慧為妖孽而非正也

也以約誓為膠結而非義也以德愛為接納而非公也以工巧為商賈之行而出于利也此四者皆以形為之耳

因形喪德故有此聖人無形而德全故以為害而遺之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言不與物相離也無喪惡用德言不與物

相失也不貨惡用商申明上文見四者天鬻也音義鬻音天

鬻也者天食也註言自然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音義鬻音天

形之本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

莊子二 卷十六



故是非不得於身。恥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

成其天。音義警五報反放也。○結天字又是一種情致。○

兩人又與前不同。不寔序。只借二君一點染之便。發正論

而推言。聖人無形全德之妙。歸重于天。見充符之德。為天

德無以加矣。故此下遂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

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天字承上獨惡得不謂之人。妙論歸形貌于天

言。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註未解形莊子曰。是非吾

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

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註未明

生理之。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註生理已自足于形

存。無以好惡內傷其身。註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

問簡妙。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天選子之形。結形子以堅白鳴。註神不休于性分之內

之極則勞矣。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世之所謂情

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義海惠子

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

據梧而瞑。則其為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

以選取。汝形而為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于

時而已。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之情。因物而生。情與物

承上節無  
情說下作  
通篇之結



惠子不能忘情故不能忘形而何由充何由符乎以不充不符作收何其奇變

說莊曰世人但以四大六根具足無缺便謂之人不知四大各離根形却有何用夫有生必死而人且蠢蠢焉於一具白骨上強生分別百千好醜百千愛憎豈不思乎莊子是以特發此論寓言於王駘申徒嘉以至支離大癭等皆有道之士而殘其形者總見形體不足重而人當外形骸以求其形形之本其詞義淋漓痛快無餘蘊矣又恐世人謂我非徒以形為貴我有聰明才辯足智多能以是為貴故馳精極詐謂知能謀約能結德能

得工能貨千變萬化日精月妙多只是四大六根中那一點識陰做來的軍惹塵勞起造障業故莊子又提出以示人謂聖人以為孽為膠為接為商夫不謀不鑿無喪不貨惡用此是之謂天鬻是之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是之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乃惠子不解反謂不益生無以有其身何異痴人說夢乎故莊子斥之然則德之所以充符者可以悟矣此篇分六段前五段俱序兀者惡人形不全而德全末一段總結之言無情而後可以無形人之德不全皆由



形不忌形不忌。皆由情不忌耳。然則德之所以能充能符不從可知哉。故通篇以德字形字為眼目。于王駘曰無形而心成。曰遊心乎德之和。于申徒嘉曰計子之德。曰唯有德者能之。曰遊于形骸之內。索于形骸之外。于叔山無趾曰全德之人。于哀駘它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曰形全猶足以為爾。况全德之人乎。曰才全而德不形。曰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曰德友而已矣。于支離大癩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曰有人之形。無入之情。于惠子曰天與之形。曰天選子

之形。其脈理綿密。踪跡顯然。絕無錯亂。乃段段變字。字奇疎密濃淡。無一筆雷同。如畫花卉。千株萬朵。各自爭妍。而無一枝之相類。非化工之筆。孰能然哉。

不立間架。一段段作去。每段起法。又略同。似各自為情。不相聯屬者。即聯屬。又似未嘗經意。不以錯綜離合為章法者。不知此正古人之妙也。不肯出于一格。使人得而測之。而變化自在也。山川隨意起伏。無一山之相同。雲霞隨意舒捲。無片雲之相類。總是天地自然。文章原無定格。不同者不同。同者亦不同也。而昧者方執格以



求之。又執格以摹之。相去不亦遠乎。故同一事也。于此  
篇。為此文。于彼篇。又非此文矣。同一文也。今日為之。是  
此。文明日為之。又非此文矣。何也。一局有一局之意。一  
時。有一時之機。作者。不得以自主也。而欲執格以求之。  
不亦惑乎。噫。嗟乎。大哉。獨成其天。即可為文章說法也。  
苟。非。獨。成。其。天。者。其。孰。能。知。之。



